

在高盘之等一批富有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并更加发奋读书。他的各科学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写的文章，既有一定气魄，又有远大志向，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当时学校每周一两次作文，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学校“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有一次，语文老师赵希文看到周恩来的一篇文章，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并感慨地对住在同一宿舍的张镜玄老师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1912年10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东关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年仅14岁的周恩来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为题写了一篇作文。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对同学如何勤勉，他在文中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靡？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学校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他在《感言》中所提出的“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的学习态



度和方法，也表明了他自己在学习上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深入研究，要有恒心，有毅力，循序渐进，认真思考，明辨是非，掌握各种学科知识的信心。这篇作文受到教师的一致好评。国文教师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

萧队长笑着问道：“那你们有啥告诉我们呢？”

老初说：“农会会员还能窝藏地主恶霸吗？他往河沿跑，真是该着。”

赵玉林说：“往哪边跑，也跑不了。”

正说着话，前面来了一群人。扎枪的缨子，红成一片。他们浩浩荡荡地奔来，前头两个人是小王和刘胜。他们担心萧队长碰到了胡子，特来接应的。老百姓自动地拿着武器跟他们来了。

看见抓着韩老六，人们都围上来了，有人抡起棒子来要打，有人举起扎枪来要扎。赵玉林说：“别忙着，回去过他的大堂，叫全屯子人来报仇解恨。”

但是暴怒的群众，挡也挡不住，人们包围着，马不能前进。

赵玉林跟萧队长和小王跟刘胜，合计一小会，大伙的意见还是回去整，赵玉林翻身骑在一匹沙栗儿马上，大声叫道：“大伙闪开路，回去开大会，这儿人还没到齐，韩老六是元茂屯大伙的仇人，得叫全

屯子的人来斗他，咱们要解恨，别人要报仇，咱们要剥他的皮，别人要割他的肉，还是回去开大会的好。”

人堆里有一个问道：“再跑了咋办？”

赵玉林说：“再跑？看他跑得了！”

群众这才闪开路，让那驮着韩老六的青骡马再往前走，人堆里常常有人伸出棒子来，偷偷地揍韩老六几下。

郭全海、白玉山和李常有带领去的人马，太阳快落了才回。他们都垂头丧气，因为没有找到韩老六。听说韩老六已经抓回来，都乐坏了。大伙跑到操场上，一下拥上去，动手要揍他，一面骂道：“叫人好找，揍死你这老王八操的。”

萧队长拦住大伙，叫他们不要动手。

人们又把韩老六押起来了。白日和下晚，押着韩老六的笆篱子四围，有二十来个人自动地放哨。



萧队长回小学校以后，第一句话是问小猪倌怎么样了？小王说：“送到县里的医院去了。”

萧队长同意农会的意见，把韩家的人都划地为牢，同时把院里屋里的所有牲口浮物，都叫自卫队看守起来，箱箱柜柜都贴上农会的封条。往后，小猪倌说出了韩老六埋

“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一种为国家、民族的将来而奋斗的崇高的责任感，已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周恩来的心中。有一次，兼教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课堂向同学们提出了“读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有的学生回答：“是为了家父而读书。”

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

也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同志时，他庄重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的三年中，正是朝着他在《感言》中提出的目标奋勉进取的，他实践着自己“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他热烈追求新思想，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特别注意国内形势和社会问题。他自己订有一份当时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

必读，一张不缺。在读报中，“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他还经常从老师和同学家里借阅孙中山、章太炎办的《民报》。

在沈阳读书期间，对周恩来内心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参观日俄战争遗址。1911年暑假，周恩来随同学何履祯首次来到沈阳郊区魏家楼这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村庄时，非常激动。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是村里的私塾老师，是一位忧国忧民、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人。他给周恩来讲述了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了争夺我国的东北，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死于不顾，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划为战区，让大好河山任人蹂躏。1904年10月，日、俄两军在魏家楼相遇，村东的烟龙山成为日军临时指挥部。村里的房屋被沙俄军放火烧成一片灰烬。全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外出逃难，不少无辜的村民死于战火之中。(55)

葛利高里皱着眉头，亲了亲妻子的淡而无味的嘴唇，恶狠狠地看着四周的人们。

四周是一张张的红脸。醉意朦胧，放荡的目光和笑容。油晃晃的嘴嚼着，往绣花桌布上流着酒肉唾液的大嘴。总之，人们在吃喜酒。

尼基福尔·科洛维金咧开牙齿已经掉得七零八落的大嘴，又举起一只手来。

“苦啊！……”他那阿塔曼斯基的蓝制服袖子上的三道金线——这是自愿延长服役的标志——皱了皱起来。

“苦——苦——啊！……”

葛利高里憎恨地看着科洛维金牙齿残缺不全的大嘴。

“亲嘴吧，小公鸡和小母鸡……”彼得罗嘶哑地喊道，被酒泡在一起像小辫子似的胡子在不断地扇动。

醉醺醺的、脸色绯红的达丽亚在厨房里唱起歌来了。大家都跟着她唱。歌声也传进了堂屋。

歌声交织成了一片，赫里斯托尼亚的声音追逐着别人的声调，震得窗户玻璃吱吱直响，像打雷似地唱道：谁给咱们端酒来呀，咱们来开怀畅饮多美啊。洞房里是一片女人的尖声歌唱：我失去了，丧失了，我那娇嫩的声调。有一个像桶箍一样颤抖的、苍凉的男声出来帮腔：失去了，哎哟哟，丧失了，哎哟哟，我那娇嫩的声调。噢噫，它在别人的花园里飘泊，啄食着绣球花的苦果。

“咱们尽情地玩乐吧，好人们哪！……”

“请尝尝羊肉。”

“缩回你的爪子去……我丈夫，你看，他在往这里瞧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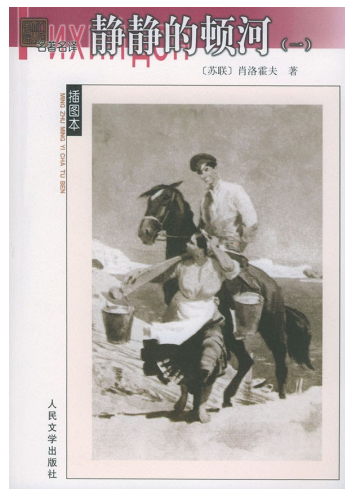
“苦——苦——啊！……”

“这个俚相真够放肆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媒人呀。”

“哼，不不，你不必拿羊肉来招待我们……也许我喜欢吃条鲟鱼……我要吃鲟鱼，因为这种鱼肥。”

“普罗什卡大哥，咱们再干一杯。”

“这会使你心花怒放……”



“谢苗·戈尔杰耶维奇！”

“啊？”

“谢苗·戈尔杰耶维奇！”

“滚你的蛋吧！”

座上客人们的脑袋往厨房里望去：娘儿们家正在一片呼啸和尖叫声中跳圈舞。她们摇晃着大屁股，挥舞着绣花手绢，胳膊肘子也跟着在跳舞。

手风琴在刺耳地召唤着。琴手奏起一支委婉低回的哥萨克舞曲。

“来，围成一圈！围成一圈！”

“让一让，亲爱的客人们！”彼得罗推搡着那些跳舞跳得胀起来的娘儿们的大肚子，央告说。

葛利高里高兴起来，向娜塔莉亚挤了挤眼。

“你看，彼得罗要跳哥萨克舞啦。”

“他这是跟谁跳啊？”

“你没看见吗？跟你妈跳哪。”

卢吉妮奇娜两手叉住腰，左手里拿着一只手绢。

“跳啊，喂，不然我就……”

彼得罗跳着细碎的脚步来到她面前，行了一个很漂亮的屈膝礼，又跳回原处。卢吉妮奇娜提起裙子，好像要跨过水洼似的，用鞋尖打着拍子，在一片喝彩声中，像男人一样放开脚步跳起来。

琴手奏起低回快速的调子，这种快速的节奏把彼得罗推离原来的地方。他哎哟了一声，用手巴掌拍着靴筒子，嘴角咬住胡子尖，蹲下去踢踢哒哒跳了起来。他的腿弹动着，膝盖快速地在闪晃，踏着不可捉摸的舞步：额角上汗湿的额发在迅速地摆动，可是仍然赶不上跳跃的节奏。拥挤在门口的人们的脊背挡住了葛利高里的视线。他只能听到钉着铁掌的鞋后跟踏出的，象燃烧松木板子时的噼啪响声，还有喝醉了的客人的疯狂喊叫声。最后，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和伊莉妮奇娜一同跳起来，他跳得既认真又严肃，就像他做一切事情一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站在一张方凳上，摇晃着瘸腿，咂着舌头。他的脚虽然没有跳舞，但是他那闲不住的嘴唇和两只耳环却在跳个不停。那些有跳舞瘾的人，还有些不会真正弯起腿跳的人也都热烈地跳起哥萨克舞来了。他们召唤大家说：“别叫人扫兴！”(45)